

三國演義

三集

第六十回

張永年反難楊修

龐士元議取西蜀

却說那進計於劉璋者，乃益州別駕，姓張，名松，字永年。其人生得額鑿頭尖，鼻偃齒露，身短不滿五尺，言語有若銅鐘。劉璋問曰：「別駕有何高見，可解張魯之危？」松曰：「某聞許都曹操，掃蕩中原，呂布二袁，皆爲所滅；近又破馬超，天下無敵矣。主公可備進獻之物，松親往許都，說曹操興兵取漢中，以圖張魯。則魯拒敵不暇，何敢復窺蜀中耶？」

劉璋大喜，收拾金珠錦綺，爲進獻之物，遣張松爲使。松乃暗畫西川地理圖本藏之，帶從人數騎，取路赴許都。早有人報入荊州。孔明便使人入許都打探消息。

却說張松到了許都館驛中住定，每日去相府伺候，求見曹操。原來曹操自破馬超回，

傲睨得志，每日飲宴，無事少出，國政皆在相府商議。張松候了三日，方得通姓名。左右近

侍先要賄賂，却纔引入。

操坐於堂上。

松拜畢，操問曰：「汝主劉璋連年不進貢，何也？」

松曰：「爲路途艱難，賊寇竊發，不能通進。」

操叱曰：「吾掃清中原，有何盜賊？」

松曰：

「南有孫權，北有張魯，西有劉備，至少者亦帶甲十餘萬，豈得爲太平耶？」

操先見張松人物猥瑣，五分不喜；又聞語言衝撞，遂拂袖而起，轉入後堂。左右責松曰：

「汝爲使命，何不知禮，一味衝撞？幸得丞相看汝遠來之面，不見罪責。汝可急速回去！」

松笑曰：「吾川中無諂佞之人也。」忽而階下一人大喝曰：「汝川中不會諂佞，吾中原豈

有諂佞者乎？」

松觀其人，單眉細眼，貌白神清。問其姓名，乃太尉楊彪之子楊修，字德祖，現爲丞相門

下掌庫主簿。此人博學能言，見識過人。松知修是個舌辨之士，有心難之。修亦自恃其

才，小覷天下之士。當時見張松言語譏諷，遂邀出外面書院中，分賓主而坐，謂松曰：「蜀道

崎嶇，遠來勞苦。」

松曰：「奉主之命，雖赴湯蹈火，弗敢辭也。」

修問：「蜀中風土何如？」

松曰：『蜀爲西郡，古號益州。路有錦江之險，地連劍閣之雄。回環二百八程，縱橫三萬餘里。雞鳴犬吠相聞，市井閭閻不斷。田肥地茂，歲無水旱之憂；國富民豐，時有管絃之樂。所產之物，阜如山積。天下莫可及也。』

修又問曰：『蜀中人物如何？』松曰：『文有相如之賦，武有伏波之才；醫有仲景之能，

卜有君平之隱。九流三教，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不可勝記，豈能盡數？』修又問曰：

『方今劉季玉手下，如公者還有幾人？』松曰：『文武全才，智勇足備，忠義慷慨之士，動以

百數。如松不才之輩，車載斗量，不可勝記。』修曰：『公近居何職？』松曰：『濫充別駕

之任，甚不稱職。敢問公爲朝廷何官？』修曰：『見爲丞相府主簿。』松曰：『久聞公世

代簪纓，何不立於廟堂，輔佐天子，乃區區作相府門下一吏乎？』

楊修聞言，滿面羞慚，強顏而答曰：『某雖居下寮，丞相委以軍政錢糧之重，早晚多蒙丞

相教誨，極有開發，故就此職耳。』松笑曰：『松聞曹丞相文不明孔孟之道，武不達孫吳之

機，專務強霸而居大位，安能有所教誨，以開發明公耶？』修曰：『公居邊隅，安知丞相大才？』

乎？吾試令公觀之。」呼左右於篋中取書一卷，以示張松。松觀其題曰：『孟德新書。』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共一十三篇，皆用兵之要法。

松看畢，問曰：『公以此爲何書耶？』

修曰：『此是丞相酌古準今，倣孫子十三篇而作。

公欺丞相無才，此堪以傳後世否？』

松大笑曰：『此書吾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誦，何爲

「新書」？

此是戰國時無名氏所作，曹丞相盜竊以爲己能，止好瞞足下耳！

修曰：『丞

相祕藏之書，雖已成帙，未傳於世。公言蜀中小兒暗誦如流，何相欺乎？』

松曰：『公如不

信，吾試誦之。』遂將『孟德新書』從頭至尾，朗誦一遍，並無一字差錯。

修大驚曰：『公

過目不忘，真天下奇才也！』後人有詩曰：

古怪形容異，清高體貌疎。語傾三峽水，目視十行書。膽量魁西蜀，文章貫

太虛。百家并諸子，一覽更無餘。

當下張松欲辭回。

修曰：『公且暫居館舍，容某再稟丞相，令公面君。』

松謝而退。

修入見操曰：『適來丞相何慢張松乎？』

操曰：『言語不遜，吾故慢之。』

修曰：『丞相尚

容一禍衡，何不納張松？」操曰：「禍衡文章，播於當今，吾故不忍殺之。松有何能？」修

曰：「且無論其口似懸河，辨才無礙。適修以丞相所撰『孟德新書』示之，彼觀一遍，即能

暗誦。如此博聞強記，世所罕有。松言此書乃戰國時無名氏所作，蜀中小兒，皆能熟記。」

操曰：「莫非古人與我暗合否？」令扯碎其書燒之。修曰：「此人可使面君，教見天朝氣

象。」操曰：「來日我於西教場點軍，汝可先引他來，使見我軍容之盛，教他回去傳說。吾即

日下了江南，便來收川。」

修領命。至次日，與張松同至西教場。操點虎衛雄兵五萬，布於教場中。果然盔甲

鮮明，衣袍燦爛；金鼓震天，戈矛耀日；四方八面，各分隊伍；旌旗颯彩，人馬騰空。松斜目視之。

良久，操喚松指而示曰：「汝川中曾見此英雄人物否？」松曰：「吾蜀中不曾見此兵革，但

以仁義治人。」

操變色視之。松全無懼意。楊修頻以目視松。操謂松曰：「吾視天下鼠輩猶草芥

耳。大軍到處，戰無不勝，攻無不取。順吾者生，逆吾者死。汝知之乎？」松曰：「丞相驅

兵到處，戰必勝，攻必取，松亦素知。昔日濮陽攻呂布之時，宛城戰張繡之日，赤壁遇周郎，華容逢關羽，割鬚棄袍於潼關，奪船避箭於渭水，此皆無敵於天下也。操大怒曰：『豎儒敢揭吾短處！』喝令左右推出斬之。楊修諫曰：『松雖可斬，既從蜀道而來入貢，若斬之，恐失遠人之意。』

操怒氣未息。

荀攸亦諫，操方免其死，令亂棒打出。

松歸館舍，連夜出城，收拾回川。

松自思曰：『吾本欲獻西川州縣與曹操，誰想如此慢人！我來時於劉璋之前，開了大口，今日快快空回，須被蜀中人所笑。吾聞荊州劉玄德仁義遠播久矣，不如逕由那條路回。試看此人如何，我自有主見。』

於是乘馬引僕從望荊州界上而來。

前至郢州界口，忽見一隊軍馬，約有五百餘騎，爲

首一員大將，輕妝軟扮，勒馬前問曰：『來者莫非張別駕乎？』

松曰：『然也。』

那將慌忙

下馬，聲喏曰：『趙雲等候多時。』

松下馬答禮曰：『莫非常山趙子龍乎？』

雲曰：『然也。』

某奉主公劉玄德之命，爲大夫遠涉路途，鞍馬馳驅，特命趙雲聊奉酒食。』

言罷，軍士跪奉酒食，雲敬進之。

松自思曰：『人言劉玄德寬仁愛客，今果如此。』遂

與趙雲飲了數杯，上馬同行。

來到荊州界首，是日天晚，前到館驛，見驛門外百餘人侍立，擊

鼓相接。

一將於馬前施禮曰：『奉兄長將令，爲大夫遠涉風塵，令關某洒掃驛庭，以待歇

宿。』

松下馬，與雲長趙雲同入館舍，講禮敘坐。

須臾，排上酒筵，二人殷勤相勸。飲至更

闌，方始罷席，宿了一宵。

次日早膳畢，上馬行不到三五里，只見一簇人馬到。

乃是玄德引着伏龍、鳳雛，親自來

接。遙見張松，早先下馬等候。

松亦慌忙下馬相見。

玄德曰：『久聞大夫高名，如雷灌耳。

恨雲山迢遠，不得聽教。』

今聞回都，專此相接。

倘蒙不棄，到荒州暫歇片時，以叙渴仰之思，

實爲萬幸。』

松大喜，遂上馬並轡入城。

至府堂上，各各敘禮，分賓主依次而坐，設宴款待。

飲酒間，玄德只說閒話，並不提起西川之事。

松以言挑之曰：『今皇叔守荊州，還有幾

郡？』

孔明答曰：『荊州乃暫借東吳的，每每使人取討。』

今我主因是東吳女婿，故權且在

此安身。』

松曰：『東吳據六郡八十一州，民強國富，猶且不知足耶？』

龐統曰：『吾主漢

朝皇叔，反不能占據州郡；其他皆漢之誼賊，却都恃強侵占地土，惟智者不平焉。」玄德曰：

「二公休言。吾有何德，敢多望乎？」松曰：「不然。明公乃漢室宗親，仁義充塞乎四海。

休道占據州郡，便代正統而居帝位，亦非分外。」玄德拱手謝曰：「公言太過，備何敢當？」

自此一連留張松飲宴三日，並不提起川中之事。松辭去，玄德於十里長亭，設宴送行。

玄德舉酒酌松曰：「甚荷大夫不棄，留敘三日，今日相別，不知何時再得聽教。」言罷，潸然

淚下。張松自思：「玄德如此寬仁愛士，安可捨之？不如說之，令取西川。」乃言曰：「松

亦思朝暮趨侍，恨未有便耳。」松觀荊州，東有孫權，常懷虎踞；北有曹操，每欲鯨吞；亦非可久

戀之地也。」玄德曰：「故知如此，尙未有安跡之所。」松曰：「益州險塞，沃野千里，民殷

國富，智能之士，久慕皇叔之德；若起荆襄之衆，長驅西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玄德曰：

「備安敢當此？」劉益州亦帝室宗親，恩澤布蜀中久矣。他人豈可得而動搖乎？」

松曰：「某非賣主求榮；今遇明公，不敢不披瀝肝胆。劉季玉雖有益州之地，稟性暗弱，

不能任賢用能；加之張魯在北，時思侵犯，人心離散，思得明主。松此一行，專欲納款於操；何

期逆賊恣逞奸雄，傲賢慢士，故特來見明公。明公先取西川爲基，然後北圖漢中，收取中原，匡正天朝，名垂青史，功莫大焉。明公果有取西川之意，松願施犬馬之勞，以爲內應。未知鈞意若何？

玄德曰：『深感君之厚意。奈劉季玉與備同宗，若攻之，恐天下唾罵。』松曰：『大丈夫處世，當努力建功立業，著鞭在先。今若不取，爲他人所取，悔之晚矣。』玄德曰：『備聞蜀道崎嶇，千山萬水，車不能方軌，馬不能聯轡，雖欲取之，用何良策？』

松於袖中取出一圖，遞與玄德曰：『松感明公盛德，敢獻此圖。但看此圖，便知蜀中道路矣。』

玄德略展視之，上面盡寫着地理行程。遠近闊狹，山川險要，府庫錢糧，一一俱載明白。

松曰：『明公可速圖之。松有心腹契友二人，法正、孟達。此二人必能相助。如二人到荊州時，可以心事共議。』

玄德拱手謝曰：『青山不老，綠水長存。他日事成，必當厚報。』

松曰：『松遇明主，不得不盡情相告，豈敢望報乎？』

說罷作別。孔明命雲長等護送數十里方回。

張松回益州，先見友人法正。

正字孝直，古扶風郡人也，賢士法真之子。

松見正，備說

「曹操輕賢傲士，只可同憂，不可同樂。吾已將益州許劉皇叔矣。專欲與兄共議。」

正曰：「吾料劉璋無能，已有心見劉皇叔久矣。此心相同，又何疑焉？」

少頃，孟達至。達字子慶，與法正同鄉。達入，見正與松密語。達曰：「吾已知二公之

意。將欲獻益州耶？」松曰：「是欲如此。兄試猜之，合獻與誰？」達曰：「非劉玄德不

可。」二人撫掌大笑。法正謂松曰：「兄明日見劉璋，當若何？」松曰：「吾薦二公爲使，

可往荊州。」二人應允。

次日，張松見劉璋。璋問：「幹事若何？」松曰：「操乃漢賊，欲篡天下，不可爲言。彼

已有取川之心。」璋曰：「似此如之奈何？」松曰：「松有一謀，使張魯、曹操，必不敢輕犯

西川。」璋曰：「何計？」松曰：「荊州劉皇叔，與主公同宗，仁慈寬厚，有長者風。赤壁鏖

兵之後，操聞之而膽裂，何況張魯乎？主公何不遣使結好，使爲外援。可以拒曹操張魯

矣。」璋曰：「吾亦有此心久矣。誰可爲使？」松曰：「非法正、孟達，不可往也。」璋即

召二人入，修書一封，令法正爲使，先通情好；次遣孟達領精兵五千，迎玄德入川爲援。

正商議間，一人自外突入，汗流滿面，大叫曰：『主公若聽張松之言，則四十一州郡已屬他人矣！』松大驚，視其人，乃西閬中巴人，姓黃，名權，字公衡，現爲劉璋府下主簿。璋問曰：『玄德與我同宗，吾故結之爲援，汝何出此言？』權曰：『某素知劉備寬以待人，柔能克剛，英雄莫敵。遠得人心，近得民望。兼有諸葛亮龐統之智謀，關張趙雲黃忠魏延爲羽翼。

若召到蜀中，以部曲待之，劉備安肯伏低做小？若以客禮待之，又一國不容二主。今聽臣言，則西蜀有泰山之安；不聽臣言，則主公有累卵之危矣。張松昨從荊州過，必與劉備同謀。可先斬張松，後絕劉備，則西川萬幸也。』璋曰：『曹操張魯到來，何以拒之？』權曰：『不如閉境絕塞，深溝高壘，以待時清。』璋曰：『賊兵犯界，有燒眉之急，若待時清，則是慢計也。』遂不從其言，遣法正行。又一人阻曰：『不可！不可！』

璋視之，乃帳前從事官王累也。累頓首言曰：『主公今聽張松之言，自取其禍。』璋曰：『不然。吾結好劉玄德，實欲拒張魯也。』累曰：『張魯犯界，乃癰疥之疾；劉備入川，乃心腹之大患。况劉備世之梟雄，先事曹操，便思謀害；後從孫權，便奪荊州。心術如此，安可』

同處乎？

今若召來，西川休矣！

璋叱曰：『再休亂言！』

玄德是我同宗，他安肯奪我基

業？

便教扶二人出，遂命法正便行。

法正離益州，逕取荊州，來見玄德。

參拜已畢，呈

上書信。

玄德拆封視之。書曰：

族弟劉璋，再拜致書於玄德宗兄將軍麾下：

久伏電天，蜀道崎嶇，未及齎貢，

甚切惶愧。

璋聞『吉凶相救，患難相扶。』

朋友尚然，况宗族乎？

今張魯在

北，旦夕興兵，侵犯璋界，甚不自安。

專人謹奉尺書，上乞鈞聽。倘念同宗之情，

全手足之義，即日興師剿滅狂寇，永爲唇齒，自有重酬。書不盡言，肅候車騎。

玄德看畢大喜，設宴相待法正。

酒過數巡，玄德屏退左右，密謂正曰：『久仰孝直英名，

張別駕多談盛德。

今獲聽教，甚慰平生。』

法正謝曰：『蜀中小吏，何足道哉？』

蓋聞馬逢

伯樂而嘶，人遇知己而死。

張別駕昔日之言，將軍復有意乎？

玄德曰：『備一身寄客，未

嘗不傷感而歎息。

嘗思鶴鷄尚存一枝，狡兔猶藏三窟，何況人乎？

蜀中豐餘之地，非不欲

取；奈劉季玉係備同宗，不忍相圖。』

法正曰：『益州天府之國，非治亂之主，不可居也。今

劉季玉不能用賢，此業不久必屬他人。得」之語乎？將軍欲取，某當效死。」

玄德拱手謝曰：「尚容商議。」

豈不聞「逐兔先

當日席散，孔明親送法正歸館舍。

玄德獨坐沉吟。

龐統進曰：「事當決而不決者，愚

人也。

主公高明，何多疑耶？」

玄德問曰：「以公之意，當復何如？」

統曰：「荊州東有孫

權，北有曹操，難以得志。

益州戶口百萬，土廣財富，可資大業。

今幸張松法正爲內助，此天

賜也。何必疑哉？」

玄德曰：「今與吾水火相敵者，曹操也。」

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

每與操相反，事乃可成。

若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吾不忍也。」

龐統笑曰：「主公之言，

雖合天理，奈離亂之時，用兵爭強，固非一道；若拘執常理，寸步不可行矣。」

宜從權變。且兼

弱攻昧，逆取順守，湯武之道也。

若事定之後，報之以義，封爲大國，何負於信？」

今日不取，終

爲他人取耳。

主公幸熟思焉。」

玄德乃恍然曰：「金石之言，當銘肺腑。」

於是遂請孔明同議，起兵西行。

孔明曰：「荊州重地，必須分兵守之。」

玄德曰：「吾

與龐士元、黃忠、魏延，前往西川。軍師可與關雲長、張翼德、趙子龍，守荊州。』孔明應允。於是孔明總守荊州，關公拒襄陽要路，當青泥隘口；張飛領四郡巡江；趙雲屯江陵，鎮公安。玄德令黃忠爲前部，魏延爲後軍。玄德自與劉封、關平在中軍，龐統爲軍師，馬步兵五萬，起程西行。

臨行時，忽廖化引一軍來降。

玄德便教廖化輔佐雲長，以拒曹操。是年冬月，引兵望

西川進發。

行不數程，孟達接着，拜見玄德，說劉益州令某領兵五千遠來迎接。

玄德使人

入益州，先報劉璋。

璋便發書告報沿途州郡，供給錢糧。

璋欲自出涪城親接玄德，卽下令

准備車乘帳幔，旌旗鎧甲，務要鮮明。

主簿黃權入諫曰：『主公此去，必被劉備之害。某食

祿多年，不忍主公中他人奸計。

望三思之。』

張松曰：『黃權此言，疎間宗族之義，滋長寇

盜之威，實無益於主公。』

璋乃叱權曰：『吾意已決，汝何逆吾！』

權叩首流血，近前口啣璋衣而諫。

璋大怒，扯衣而起。

權不放，頓落門牙兩個。

璋喝

左右，推出黃權。

權大哭而歸。

璋欲行，一人叫曰：『主公不納黃公衡忠言，乃欲自就死地

耶？伏於階前而諫。璋視之，乃建寧愈元人也，姓李，名恢。叩首諫曰：『竊聞「君有諍臣，父有諍子。」黃公衡忠義之言，必當聽從。若容劉備入川，是猶迎虎於門也。』璋曰：『玄德是吾宗兄，安肯害吾？再言者必斬！』叱左右推出李恢。張松曰：『今蜀中文官各顧妻子，不復爲主公效力；諸將恃功驕傲，各有外意，不得劉皇叔，則敵攻於外，民攻於內，必敗之道也。』璋曰：『公所謀深於吾有益。』

次日，上馬出榆橋門。人報：『從事王累，自用繩索倒吊於城門之上，一手執諫章，一手拔劍，口稱如諫不從，自割斷其繩索，撞死於此地。』劉璋教取所執諫章觀之。其略曰：

益州從事臣王累泣血懇告：竊聞『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昔楚懷王不聽屈原之言，會盟於武關，爲秦所困。今主公輕離大郡，欲迎劉備於涪城，恐有去路，而無回路矣。倘能斬張松於市，絕劉備之約，則蜀中老幼幸甚，主公之基業亦幸甚！

劉璋觀畢，大怒曰：『吾與仁人相會，如親芝蘭，如何數侮於吾耶！』王累大叫一聲，自

割斷其索，撞死於地。後人有詩歎曰：

倒挂城門捧諫章，拚將一死報劉璋。
黃權折齒終降備，矢節何如王累剛！

劉璋將三萬人馬往涪城來。後軍裝載資糧錢帛一千餘輛，來接玄德。

却說玄德前軍已到墊沮。所到之處，一者是西川供給；二者是玄德號令嚴明，如有妄

取百姓一物者，斬。於是所到之處，秋毫無犯。百姓扶老攜幼，滿路瞻觀，焚香禮拜。玄德皆

用好言安慰。

却說法正密謂龐統曰：『近張松有密書到此，言於涪城相會劉璋，便可圖之。機會切

不可失。』統曰：『此意且勿言。待二劉相見，乘便圖之。若預走洩，於中有變。』

法正乃祕而不言。涪城離成都三百六十里。璋已到，使人迎接玄德。兩軍皆屯於

涪江之上。玄德入城，與劉璋相見，各叙兄弟之情。禮畢，揮淚訴告衷情。